

程蔚东剧作选

5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蔚东剧作选

5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⑩ ⑨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空姐

春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身人家 大爆炸 戴安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目 录

1 / 古塔风铃

195 / 金色夜叉

古塔風鈴

主要人物表

- 李琢如 从小在农村长大,后大学毕业,40岁时为市委书记人选之一
- 李永珍 李琢如的姑妈,当年的新四军女战士,后担任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50岁时也为市委书记人选之一
- 李洁如 李琢如之姐,嫁给镇供销社主任后不久守寡,一直生活在小镇
- 从 戎 留学生,后为水利部副部长、省委书记,曾是李永珍的恋人
- 高英佩 大学生,错划为右派,后为省外贸厅厅长,曾是李洁如的恋人
- 冯 娟 大学生,曾与李琢如相爱,后嫁别人又被遗弃,为某出版社编辑
- 邬 红 农村姑娘,与李琢如相爱,后反抗包办婚姻跳崖自杀
- 奶 妈 李琢如父亲李永华的情人,后在农村抚养琢如、洁如,猝死于雪地
- 舅 舅 奶妈的哥哥,终身未婚,养育琢如、洁如,后病死
- 肖 牧 市委书记,曾是李永珍丈夫寒光的部下
- 常大姐 肖牧妻,市委办公室主任
- 秦 冲 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前省委书记
- 寒 光 李永珍丈夫,曾任我军纵队政委,后为南湖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在抗洪中牺牲
- 青 萍 李永珍与寒光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无固定职业,擅长写作
- 高 斌 李琢如大学同学,后为南湖市城建局局长
- 郭 清 李琢如大学同学,后为某校办厂技术人员
- 梅 素 郭清的情人,曾是市委机关人员,后为郊区政府工作人员
- 程三柱 个体户,彭小云的情夫
- 彭小云 艺专学校学生,后被流氓残害,与程三柱摆脱关系后,为工艺厂技术员

李永华 李永珍的哥哥,国民党军官,后流亡国外
庄志瑜 南湖市市长,大学教授,后辞去市长职务
宋 群 南湖市作家

序

我们绝对没有玩弄什么技巧,渐渐地从屏幕上显现出来的那一座小山,那一座古塔,那一片越过山脊可以望见的城市的轮廓,能够使我们很快明白,黎明已经降临了。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也隐约地听到了一阵风铃声:叮当,叮当……它似乎悄然而起,又悄然而去。过一会儿,它又颤悠悠地响起来,使这座城市的晨空显得神秘和寂寞。

已经氤氲蒸腾的城市的早晨,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一块地方是不应该制造神秘的。风铃声穿越而过,它们好像没有感觉。

城市的不远处显露青黛色的崇山峻岭。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山区,无法一一展现全部的景象,然而连绵起伏的群山也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一块地方是耐不住寂寞的。我们已经熟悉的风铃声,此起彼伏,仿佛要宣泄和倾吐着什么。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这风铃声来自那一座小山上的那一座古塔,来自那座古塔上的小小铜铃。

这时,我们听见了一种娓娓动听的声音,它将伴随着故事的展开一直贯穿到最后,它不会声嘶力竭,也不会故作多情,它只是平静地道来:风铃啊,你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响着,响着,可是你知道吗,在这块地方,人间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故?是的,人们至今没有摆脱风铃声,但我愿把我妈妈、我表哥、我表姐以及跟他们有关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慢慢地叙述给已经对风铃声有所领悟的人们。

古塔角上的小铜铃在微风中摆动着,兴许是风乍起,小铜铃突然剧烈地摆动起来。

显然是经过强化处理,风铃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响似一阵。

我们又见到了那一座小山、那一座古塔和那一片越过山脊现在可以清晰辨认的城市的轮廓。

片名旋即翻现:古塔风铃

第一部 最初的岁月(上下集)

〔上集〕

1. 青山、古塔、墓碑、小楼

那一阵经过强化处理的风铃声渐渐减弱,我们听见了一些对话。我们没有见到说话的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们以后会明白的。

——妈,你在想什么?

——妈想的事儿不知已想过多少回了,可是妈觉得今天还要去想一想,想一想……

——妈,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妈和你爸爸生活的那个年代,和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不会理解的。

——不,妈,你应当告诉我。

没过多一会儿,我们又听见了这样的对话:

——表哥,那时候你在哪里?

——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还不懂事儿,我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故。那些事儿都是养育我们长大的奶妈后来告诉我们的。那些年啊……

——表哥,那时候你们怎么不来找我妈妈?

——哦,就是找了又怎么样呢?

——啊? 怎么样呢?

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见到说话的人,而我们能看到的青山、古塔、墓碑、小楼也渐渐淡去,那风铃声又一次震荡起来。

2. 南湖市塔山下的古街道

这一条江南古城的街道,仍然有着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痕迹,最明显的

是那些尚未进行工商业改造的沿街商店的招牌,一如以前。

今天让人感到特别的是,这些商店都上紧了排门,门前本来应当挂商品广告招牌的地方,都挂上了白色的、黑色的幌子。

萧瑟的秋风飘过这一条古街道。

那一阵响似一阵、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铃声此刻又渐渐恢复常态,又渐渐地变成一种悠悠而去的虚无缥缈的声音。最终淹没了这一阵风铃声的是突然从街口传来的哀乐声。

我们看见了一队整齐的解放军士兵。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白花。紧随着而来的是由八位战士抬着的红漆棺木。紧随其后的又是两位战士抬着的大幅遗像。这是用人工画成的一位穿军装的中年领导人的形象。遗像的后面,仍然是战士举着的巨大的标语牌,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永别了,寒光同志。

再后面是一辆中型敞篷吉普,穿着灰色列宁服的一位青年女子站在中间抽搐着肩膀,使人立即判断她是死者的亲人。

她就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李永珍,边上搀扶着她的是两位女干部,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其中一位是常大姐,后来担任市委书记的肖牧的妻子。

李永珍悲痛欲绝。

吉普车在缓缓前行,由于哀乐声的缘故,我们听不见她的哭声。

在吉普车后面的,显然是这座城市的各级领导同志,走在前排的是我们也会很快会知道的肖牧。

在这么一支极具解放初期色彩的出殡队伍后面,是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这座城市的老百姓们。他们有的扎着白布,有的臂上挽着黑纱,有的胸前佩戴着白花,还有位老人不断地向空中抛着白色的纸钱。我们听到的哀乐声,也来自夹在他们中间的显然是民间吹鼓手们组成的队伍,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这是一些怀着极为崇敬与悲痛的心情自发而来的人民群众。

哀乐声回旋着,叫人愁肠百结,好不凄然。

李永珍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渐渐抬起头来,但神情依然痛苦和迷茫。

画外娓娓道来的声音:“真是遗憾,我在开始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得不从我父亲的葬礼说起。是我父亲寒光带着军队解放了这座城市的,可在这不久,父亲竟在指挥与特大山洪的搏斗中翻船牺牲了。一位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在和平环境中为人民壮烈牺牲,这是不多见的,人民表示了极大

的真诚,我母亲几乎坠入到黑暗的深渊。在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父亲是很难承担责任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要提到他。”

3. 洪水奔腾的山谷

出殡队伍中的李永珍痛苦的面容被骤然而起的洪峰淹没。

寒光在指挥船上正与其他同志大声喊叫着。

又一阵洪峰掀起,天地间一片混浊。

滚滚洪水中,我们没有看到寒光的那条指挥船。

一阵呼啸般的山洪巨响过后,刹那间变得极度的宁静。

4. 塔山山坡上的寒光纪念碑

暮色中的塔山,四周尽是一片昏黄,只有刻着“寒光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闪现出一道白光。

纪念碑下沿山势而去的是无数只花圈。空中仍在回响着人们追悼烈士的誓言:

——安息吧,寒光同志,我们一定继续您的遗志,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

——安息吧,寒光同志,我们一定要让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南湖城头高高飘扬!

——安息吧,寒光伯伯,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争当好学生,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5. 通往山脚下小洋楼的石子路

李永珍的背影在空中近似颤音的誓言中踉跄而去。

她走进了小洋楼。

6. 小洋楼面向塔山的窗口

窗被打开了,李永珍倚上了窗框。

李永珍视线所及,恰好见到了山上的古塔,和古塔不远处的寒光纪念碑。这纯粹是偶然的巧合,不要从联想中寻找什么意义,我们只是听见了那飘忽而来的风铃声,有点儿战栗和忧郁,也有点儿自在和深沉。

李永珍倚在窗框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她仿佛在飘飘欲飞的昏沉状态下叹出了一声:“啊,真像个梦……”

7. 傍晚的山城小河边(回忆)

李永珍和我们前面见到过的常大姐沿河边走过来。

不时地有一些战士从她们身边走过。

夕阳的余晖在河面上洒成了碎金子似的,反射到我们这两位女性身上,也使她们镶了金边似的。

李永珍的笑声从一出现她的身影就可以听到了,连说话也带着笑声。

李永珍说:“常大姐,我真做了一个梦,梦见呀,大军开进了南湖城,寒光政委站在高高的敞篷车上,好威风啊……”

常大姐说:“小李,这不应该是梦,应该是很快就会实现的理想。哦,小李,你觉得寒光政委这个人怎么样?”

李永珍这么听着的时候,大概为河边柳丛中的蝴蝶所吸引,已经向前奔了几步,闻言她又回头。

李永珍:“寒政委?我觉得?我觉得寒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呗。”

常大姐也向前几步,拍拍李永珍的肩。

常大姐:“傻丫头,你进入我们这支队伍以来,进步很快,你肖大哥也常说你好。你来的时候,还常要看小说,嘿,那个资产阶级的毛病不也被你克服了?小李,我介绍你入了党,是希望你有更大的进步。革命快成功了,你有什么打算呢?”

李永珍:“打算,不知道。寒光政委讲我这个宣传科长更有事可做了。”

常大姐:“嗯,小李,你应当好好听寒政委的话。”

常大姐看了李永珍一眼,目光中不无狡黠。但李永珍没有察觉,认真地点了点头。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李永珍回头之际,战马又是一声嘶鸣。显然,战马在她们身后停住了。

骑马者正是她们刚才提到的寒光,由于骤然刹住,战马的前蹄迅速提起,使浴在晚霞中的寒光更显得威风凛凛,他身后跟着也骑着战马的警卫员。

寒光:“哟嗬,两位巾帼……”

寒光没有再说下去,他笑着,眼睛却一直盯着李永珍。

这使我们也有机会来仔细看看李永珍了。她高大、丰满，宽松的军衣并没有遮掩她动人的身材，尤其是高耸的胸脯，显示着女性的青春和健康。虽然也经历风霜雨雪、日晒夜露，她的脸庞照旧被一种红晕的光圈笼罩着，细腻而白皙。

骑在马上寒光笑得更舒畅了，他没有再说什么，两腿一夹，战马又奔驰而去。

警卫员又紧随而去，两匹战马所扬起的尘埃，在这宁静的小河边，一如激荡的旋律。

跟在他们背后的是常大姐在会意什么的目光。她注意地看李永珍，李永珍的神色说不出是敬仰还是羡慕。

常大姐：“小李，我们等天黑了，到这河里来痛痛快快洗个澡。”

8. 月光下的河面

河水泛着银光静静流淌，有人在远处吹笛子，笛声悠扬。

这是一个月色极好的夜晚。

有一条女人的手臂从墨绿色的水面划过来。手臂划开的波纹泛起一圈圈银光。这是李永珍，她游得极为自在和惬意。

又有一个女人游上来，至李永珍身旁轻轻地唤了一声，这是常大姐，她示意李永珍停下来。李永珍裸露在水面的颈背、肩膀在月色下显得格外洁白。

常大姐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永珍看。

李永珍害羞地侧过身子，她或许已经感觉到，常大姐欣赏的正是她在水中那晃晃悠悠的白玉一般的身体。

常大姐：“小李，你身子发育得好，该找对象了吧？”

李永珍侧脸瞥一眼常大姐，目光中不无羞涩和甜蜜，她没有回答，用水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胸部。

常大姐：“小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哪？”

李永珍：“我，我没有想过。”

常大姐：“政治部有好几个知识分子，常往你们宣传科跑，有人说是冲着你的，有这事么？”

李永珍似乎不太愿意谈这样的话题，她伸展着双臂，刚想游开去，又被常大姐叫住了。